

柳孜千年 运河汤汤

秦建国



涉过千年的历史云烟,当我独自躺在床上难以入眠,大运河的滚滚浊浪、匆匆千帆和悲怆的号子一并挤到我的眼前,仿佛我早已回到千年前的隋朝,站在岸边,手扶杨柳,正巧看到身不遮体的百姓拉着隋炀帝杨广巡游的旱船,步履维艰,权贵们却洋洋自得指点着两旁的村庄,欣赏着正在袅袅升起的炊烟!

在柳孜东10公里的百善镇运河古道,一栋四层的办公楼正坐在运河其上。南面紧邻着303省道,日夜穿流的车辆,让我坐在窗口抬眼就能看见运河那近700年的繁华时光,我已在这里守望了十六个春秋,天天任性地踩着那些被黄河夺道带来的层层黄土、淤泥,一直觉得这些非土著的黄土与隋堤之南肥沃的黑褐土格格不入。这外来的移民虽然贫瘠,却很张扬,稍遇风吹,就四处乱窜,容易使人迷失方向,它却适合杨树、柳树的生长。这些软土有比硬土更优越的毛细血管,可以利用虹吸效应把地层深处的运河水吸取上来,虽然浑浊甚至苦涩,毕竟还带着黄河母亲的体温和营养,养育着河床、河堤上生长的树木、草木以及依河而居的一个又一个村庄;柳孜、百善、四铺、五铺,这些村庄或成了集镇或成了驿站。五里一驿,十里一铺,百里一离宫。为我们在历史的时空中定位着运河曾经流经过的坐标。这些沿河的居民都曾想讨一碗甘甜纯净的运河水,于是把井打在干涸的河床上,汲出的水却又浑又黄,还很苦涩。除了灌溉庄稼,连洗衣洗菜都不行。我喝过那离运河较近的井水,一股浓浓的咸味,还有些浑黄色。这些千年不干的苦水,这些千年不变的一堆堆黄土,其背后是一段段或辉煌或悲壮或凄苦的历史故事。

我试图沿着地下那仍淙淙流淌的细流来观看历史深处的汹涌洪流。轰鸣的挖掘机,在省道改造时把我的美梦惊醒。1999年9月跨在运河古道上的泗永路正在改扩建,年幼无知的推土机、挖掘机总想用现代化的方式把曾经高低起伏的河道推倒铲平,他们拼命地翻、挖、运、填、削、搬。那些深埋在土层中的瓷器、陶器、船板、桅杆惨遭蹂躏,碎的碎,烂的烂,残的残。开工好久都没有人注意到这些破烂玩意、碎瓷烂片是珍贵的唐宋以及明清文物。

1999年10月,周六早晨。当原百善镇文化站站长赵宗海正在帮忙家人出摊卖鞋时,濉溪县文化局办公室主任开车把他拉走,当时车上还有一个不认识的人,在那儿不声不响地吸着烟。车子朝西出了百善街,不久就是道口村。那个吸烟的人叫车子停下来,他走下车。随处可见破碎的瓷片、瓦片,他拣些好看的、完整地用袋子装起来。车子颠簸

着刚驶至柳孜村东头,路被挖断了,车子过不去。几人就下车步行,边走边拣些瓷片。刚走到柳孜码头遗址附近,几台挖土机、推土机正在疯狂地作业,一堆堆的破碎瓷片在铁爪之下哗哗作响。那人“蹭蹭”几下爬到一个土堆上冲着挖掘机大吼大叫:“停下来!都给我停下来!”司机、工人被他疯狂的举动震住了,都停下来。“我是省文化所的工作人员,这儿不能挖了!下面都是文物,我马上向省里汇报,任何人都不能施工!”赵宗海这才知道他是省文物所的李广宁。李广宁一边走一边取证拍照,不久他看到码头边有一堆长80厘米,宽30厘米长条石,他对赵宗海等人说,这里可能是个水陆码头。这是老石头!

他们又沿着路朝西走了几百米,在枣园村的路沟边,在沟的横切面里,他又看到一排排的方洞,里边已没有了什么文物,大约有十几口。李广宁说,这里可能是汉代墓葬群,由于破坏太重了,已没有多大价值。他们转了一圈,原路返回柳孜街,吃过饭,李广宁就急着要回省里。很快,省文物考古队与淮北市考古所的工作人员就入驻柳孜,对码头遗址进行全面清理、挖掘,对文物进行拍照、登记。经过几个月的挖掘,一座深埋地下的石筑码头重见天日,八艘唐宋时期的木船三艘被顺利挖出,当时就有香港老板欲出资亿元购买。还有数千件各个时代的珍贵瓷器,一同出土,被评为一九九九年全国十大考古之一。它确证证明了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流向和路线。2013年考古人员又对遗址进行了二次发掘,发掘面积900多平方,出土了来自唐宋时期20多个窑口的瓷器近万件,并被重新定性为宋代石筑桥墩。

在柳孜这个神奇的村庄,自东汉建立以来,曾经以古镇的形象繁荣昌盛了千年时光,柳孜镇在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华章。且不说那七十二座庙,九十九眼井的辉煌。传说这里就是相王老爷的故乡,每年农历三月十八会,周边的人依然自发地聚在这个古老的码头旁,或交换生活物资或搭台唱戏。柳孜出了众多的戏帮,泗州戏、拉魂腔、豫剧还有高梆,一个个在方圆百里都是响当当,真正了解柳孜的历史应当是在隋唐,一条争议的运河从这里汹涌流向远方,这里是通济渠的故道,运河曾经繁华的遗响,风云在这里聚会,历史在这里留下重重的一笔。柳孜镇在历史的版图占据着要塞的风光,唐朝农民庞勋起义时就派重兵扼住此黄金水道,与唐军争锋对抗数月之久。淮北男儿醉卧沙场,一时柳孜兵戈如芒,血流成河。英雄的气质就此埋下种子,代代传唱,汤汤一河水,滚滚破风浪,万古一雄镇,车马路高堂。

我不是历史学家,无从考证到底是先有的运河还是先有的柳孜镇,但民间的口传倾向于古镇更久远。这里是汴水和柳江交汇的地方,甚至传说柳江口就是大海的入海口。在上个世纪90年代,当地人还常常在下暴雨

时,男女老少都到码头的最高处叫作高场的地方拾海牙。据说海牙就是一种生长在海中的大型贝壳,十分美丽好看,上面凝聚着时光雕琢的幽光。历史上,每一次地质变迁总会留下些痕迹,等待后人去挖掘欣赏。无疑,运河的持续通航把柳孜这个古镇钉在历史的图集之上,与临涣、永城、徐州、宿州共同构成了黄淮平原上一个纵横相依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军事坐标。

只是在黄河的冲击下运河渐废,柳孜遗落成一个个村庄。依然杂居依偎在运河两旁,不见了滔滔柳江,不见了风帆桅樯,不见了运河汤汤,只剩下一石筑码头高高在上,横亘在历史的中央,无声诉说着当年的盛况。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码头上那些方整的条石被拆下来垒进墙基,余下几块被垫在百姓堂前。我们又待历史遗存就这么简单,能用的地方旧物利用,不能用的则弃之不管,人要吃喝拉撒,哪有闲心对一堆乱石品谈。1999年,柳孜古镇的历史被铁牛掀了个底朝天。不知从何时运河古道成了驿道,传递国家的危安,仅存的杨柳依然茂盛。驿夫的马蹄踏起黄尘,遮日挡天,两道大堤把路围在中间,风雨可以短时改变一个土坝的地貌,渺小的百姓可以载舟也可以覆锅,经过数年的改挖、疯铲、搬运、烧砖,曾经高几丈的大堤几乎无处寻见,曾经处在河底的路成了高坎,车辆穿梭,人声攘攘,现代文明的飞速发展,让河堤两岸重现新的蓬勃生机。遍野皆是墨绿小麦,红瓦白墙,成排行成的两层楼房书写着美好乡村的新诗篇。摩托车、电瓶车、四轮车、小轿车、电视机、电冰箱、家庭影院,古老柳孜在新时期彻底换了新颜,人们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,苦守着几亩土地乞食。走出黄土,有一番新天地,打工、创业、迁移城市。这是历史,是时代的变迁,谁也不能改变,谁不想改变,滚滚的历史勇往直前。

柳孜码头的偶然发现,为这片沉寂多年的热土,注入了新鲜的文化渊源。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,柳孜码头遗址名列其间。喜讯接二连三,建博物馆设立展厅陈列古瓷、古碗,数千件珍贵的文物、保存几乎完好的超大独木古船,都在诉说着繁盛时古运河的苦与甘。我无法想象和走进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,可是这些物品散发着幽幽光芒,穿越时空与今人对酌是何等豪迈,何等激昂慷慨。一件件、一尊尊,都凝结着古代劳动人民的血和汗。谁说文物无言,他们就是历史最忠实的证言。隔着厚厚的玻璃摸一摸,那历史的暖流瞬间传遍血管。唐三彩,惟妙惟肖。唐代孩儿枕,俏皮可爱,驱暑避寒。宋代白釉小瓷炉,小巧细腻,做工精湛。金代红绿瓷瓷俑,依然光鲜。

柳孜古镇,运河汤汤,数度风流气宇昂。当新一轮艳阳再次升起在茫茫千里平原上空,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柳孜运河的柳孜镇将会再书写什么样的传奇呢!让我们拭目以待。

七段箏·淮北缘

古川

新箏第一声,相城古韵梦牵萦,青山绿水皆含情。繁华街市,温馨邻里,缘自此中生。

新箏第二声,隋唐运河水波兴,柳堤荷畔风初定。渔舟唱晚,云霞弄影,沉醉忘归程。

新箏第三声,相山庙宇木鱼鸣,晨钟暮鼓禅心静。檀香袅袅,佛光熠熠,尘世念安宁。

新箏第四声,临涣茶香韵满城,老街深巷传佳茗。壶中岁月,杯间天地,谈笑忘浮名。

新箏第五声,榴园秋至果丰盈,丹珠似火枝头映。田园如画,丰收在望,欢笑满林亭。

新箏第六声,南湖湿地鹭鸶鸣,荻花枫叶皆诗境。扁舟一叶,清风两袖,心醉意难平。

新箏第七声,吾心沉醉此缘情,与谁相伴终无更。时光流转,流年如梦,情在永相倾。

柔情苋菜伴长夏

王丽萍

趁着刚浇过的地墒情好,我把50棵苋菜苗移栽进去,每天浇水,几天后,竟有46棵都成活了。我不禁惊叹苋菜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。

春夏之交,菜地里各种菜蔬争奇斗艳。浅绿色的生菜,碧绿的韭菜,红的辣椒,细长的豆角,深绿色的黄瓜,还有那金灿灿的南瓜花,自成一幅田园画。但我最爱的还是苋菜,一种风风见雨都葳蕤成壮观气势的蔬菜。

在菜园里整一小块地皮,用铁锹稍稍翻土,使土壤松软,用铁耙子整平土地,先洒水,浇透土壤,再将苋菜籽均匀地撒在上面,最后再整理一些稍微有墒情的细土,把细土撒在菜籽上面把菜籽覆盖起来,苋菜籽就在它的“产房”里酝酿着生儿育女的梦。不几日,嫩嫩的、绿绿的芽儿拱出浮土,睁着小眼打量着新奇的世界。夏天的苋菜长得非常快,前几天还是嫩嫩的小芽,浇上几次水后就变密、增高。过不了几天,苋菜就长成了大姑娘模样,绿茵茵的颜色中夹杂着胭脂红,红中透紫,紫中含绿,水灵灵的恰似待嫁的新娘,娉婷袅娜,楚楚动人。

苋菜生长容易,无须施化肥,土壤里的营养足可供应它生长,待长到一尺左右的样子即可采摘来做菜。

苋菜的生命力顽强得不可思议,越掐头长势就越旺,从断头处又生出新芽来,一个头变成两个头,两个头变成三个头……魔木般,被掐过的苋菜又葳蕤成一地风景。

新摘的苋菜,需要蘸上清水用巧劲在案板上揉揉,揉出一些绿汁,这样炒出的苋菜才有一种特有的翠绿。

“红苋菜,绿苋菜,吃饱肚子病不来。”苋菜,营养价值极高,在过去的岁月里,是农户夏季的当家菜之一。柴火将铁锅烧红,滴几滴菜油,将揉好的苋菜倒入,翻炒,撒适量盐,敲碎几粒蒜瓣,一盘色香味俱全、红汤翠叶的炒苋菜就出锅了。苋菜可以蒸菜饼或做菜盒子。把苋菜洗净晾干切碎,然后和面擀面,把切碎的苋菜撒在擀好的面皮上,滴几滴麻油,把面皮折叠按压,切成一块一块的,上锅蒸熟或用电饼铛烙熟。咬一口,香在嘴里,美在心里。

炎炎的夏日,苋菜凉面也是一道最佳组合,打翻了许多人的味蕾瓶。把手工擀的面条放入开水锅里煮熟,捞出,用凉开水冰一会;烧开水,把切好的番茄片放入锅中,扯一把新鲜水灵的苋菜放进开水里,打入两枚鸡蛋,撒入少许葱花,不一会儿,一大锅翠叶红苋菜汤就煮好了,把苋菜汤冷却;将蒜瓣捣成蒜泥,在蒜泥里滴入几滴麻油,撒几粒味精。盛一碗苋菜汤,将面条放入苋菜汤中,倒入少许蒜泥,一碗苋菜凉面放在你面前,馋得你直流口水,让你在热浪扑人的夏日顿生一丝凉意。

苋菜长势快,吃不完怎么办?母亲在世时,将苋菜采回家,用开水焯一下,放在用高粱秆编织的锅盖上,拿到太阳下晒干,冬季农闲时做干菜包子或猪肉炖粉条,吃一口,让人齿颊留香,心旷神怡。

苋菜不生虫,不需要打农药,它喜欢农家肥,是天然的绿色食品。

“六月苋,当鸡蛋”,苋菜的营养价值丰富,可补气,养清热,更明目。红苋菜富含蛋白质、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,能提高人体免疫力,有“长寿菜”之称。没想到这普普通通的蔬菜,竟有着这么多功效。

苋菜的叶有多种颜色,常见的叶有粉绿色、红色、暗紫色或带紫斑色。

历代文人大都喜欢吃苋菜。唐代大诗人杜甫有诗云:“登于白玉盘,藉以如霞绮。苋也无所施,胡颜入筐篚……”现代作家张爱玲在《谈吃与画饼充饥》中写道:“苋菜上市的季节,我总是捧着一碗乌油油紫红夹墨绿丝的苋菜,里面一颗颗肥白的蒜瓣染成浅粉红……”周作人先生钟爱苋菜梗,曾写过一篇《苋菜梗》,“苋菜梗的制法须使其‘抽茎如平儿’……平民几乎家家皆制,每食必备……味与‘熘豆腐’相似,稍带苦涩,别有一种山野之趣。”

一碗苋菜,透出满碗饭香,滋润我的肠胃,抚慰我的心灵,伴我度过漫漫长夏。

大暑吟诗盼清凉

朱启方

四时流转,诗意大暑。盛夏,我家门口,葡萄树阴凉如盖!丝瓜梅豆爬满架。串串葡萄甜佳佳,大暑吟诗盼凉爽。民间谚语:“小暑不算热,大暑正伏天。”“冷在三九,热在中伏。”大暑无疑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,酷热难耐,气温上升,让这盛夏的最后一个节气成为酷暑的巅峰,生命的巅峰。大暑时节,诗人吟诗给我们带来了诗意清凉!我小诗抒怀:

树绿阴阴夏日长,榴红倒影入荷塘。

蔷薇满墙一院香,手倦抛书午夜长。

大暑处中伏,炎热何其苦。最苦当属农民,此刻正是迎战高温时期。谚语“早稻抢日,晚稻抢时”“大暑不割禾,一天少一箩”,说的就是大暑时节,农民抢收早稻和抢种晚稻的紧迫。大暑时节,因为高温,土中的水分蒸发,包括农作物需水量大,故大暑之时,雨水尤其珍贵。民间素有“小暑雨如银,大暑雨如金”说法。那么大暑这一节气有多苦热呢?北宋文学家孔平仲在《大暑》中写道:“泽国已炎暑,夏天仍永朝。炙太阳焰炽,薰野水波摇。飞鸟不敢度,鸣蝉应自焦。可怜叶叶树,憔悴苦霜凋。”水乡泽国已经到了一年中最热的时候。夏天永远那么朝气蓬勃,飞鸟、鸣蝉、树叶都热得无精打采。由此可见,大暑这一天骄阳似火,酷热难耐。李白在描写大热天里纤夫们疾苦的《丁督护歌》中,别出心裁地用了“吴牛喘月时,拖船一何苦”。按理说吴牛应该早就适应当地夏季的炎热气候,可它却还是常常热得受不了,以至于看见夜间月亮,也以为是太阳,害怕得喘起气来。无独有偶,陆游《苦热》的日子:“万瓦鳞鳞若火龙,日车不动汗珠融。无因羽翮飘埃外,坐觉蒸炊釜甑中。”山野包围,万瓦吐火,热气蒸腾,汗水滚动,人像洗桑拿一样。杜甫在酷热天气中曾经“束带发狂欲大叫”。“老夫转不乐,旅次兼百忧。蛇蝎暮偃蹇,空床难暗投。”我认为杜甫一生颠沛流离,对苦难耐耐力极高,他在大暑时节就受不了了,直呼大暑为“毒热”,毒热的天气,加上身在旅途,无论是环境还是人的心情均是百无聊聊、毫无精神。即便是到了夜里,热气不减,以至于令人“炎宵恶明烛”,因为毒热难耐甚至讨厌起照明用的烛光来。为了凉快,杜甫已全然不顾着装形象了,不得不“开襟仰内弟,执热露白肚”。

心静自然凉,古人避暑方。这是古人创造的有效避暑方法。毕竟古代的大多数人是没有条件用奢侈的方式度夏,他们对付夏天的通常就只有扇子,再加上一顶蚊帐。但他们自有心理度夏法,即“心静自然凉”,信者颇多,所以也就成了大俗话。白居易《消暑》诗云:“何以消烦暑,端坐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,窗下有清风。”古时,没有电扇,没有空调,唯有绿树清风。消暑的最佳方式,是把家里整理干净简洁,静坐院子里,心静身安,想凉风在心里中吹拂。或者,“时暑不出门,亦无宾客至。”“朝晨枕簟清,乘凉一觉睡。”闲闲地,躲在屋里睡懒觉,避酷暑。白居易这种超然脱俗的心态,正应了那句名言“烦夏不如烦夏”。诗人不愧为大手笔,还在诗中写道:“可是禅房无热到?但能心静即身凉。”既真实地给人们开启了“心静自然凉”的避暑良方。说过“思出宇宙外”的王维,在该诗的最后也醒悟道:“却顾身为患,始知心未觉,忽入甘露门,宛然清凉乐。”也许这些就是俗语“心静自然凉”的一些出处吧。白居易的消夏“心法”即是端坐放空,做到心静自得,即可清风自来,热散而凉生。

“时节方大暑,试来登殊亭。凭轩未及息,忽若秋气生。”唐诗人元结喜欢登高迎避暑。亭楼上有一凉风,是古人避暑的好去处。如果能再遇一二友朋,登楼而饮,谈笑风生,此景更妙。北宋张耒在大暑天闭门不出,爬上阁楼乘凉。他的消暑方法是与朋友游玩清凉的寺庙,一道饮酒吹牛:“只怕樽前夸酒量,一挥百盞不言休。”

“散发乘空凉,开轩卧闲敞。”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描绘的度夏景致。“开轩卧闲敞”,孟浩然这是爱吹自然风,不仅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,而是自然风确实能带来真正的凉爽。我们在河边垂钓也能解除“心脾燥热”。所以大暑钓钓鱼是不错的选择。大暑炎热的气候往往使人烦闷、焦躁,容易“上火”。古人云:“湖边一站病邪除,养心养性胜药补”。钓鱼的修身养性作用乃不可小视也!我小诗感悟:

大暑时节酷临门,忽有雄风收雨根。

何时为洗天空热,化作秋天落叶风。

大暑畅吟诗,爽快愜意生。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的“何时为洗秋空热,散作霜天落叶风”,张耒的“忍待西风一萧瑟,碧鲈新鲙意何如”,秋风成了诗人们在大暑天里最期盼的。大暑的酷热最终消退还得靠节候的变迁。所以诗人们在此时节最盼望的就是秋天早点到来,届时才好登楼赋诗,再展风采。南朝诗人徐陵在《晚夏》里写道:“夏宴房楼促,促席玩花丛。荷阴斜合翠,莲影对分红。此时避炎热,清樽独未空。”夏夜纳凉,从房内来到花丛间,席地而卧,欣赏水中莲荷,独酌几杯小酒,爽快愜意生。若诗人坐在池边眺望荷花,浅饮凉沁沁的冷饮,那感受,那心境,足以开怀吟诗。杨万里亦有同感,他在《暮热游荷花池上》曰:“细草摇头忽报依,披襟拦得一帆风。荷叶入簷犹愁热,低面深藏碧伞中。”描述了炎夏夜晚在荷花池畔纳凉快感,惟妙惟肖,意趣盎然。

“隆暑方盛气,势欲焚山岳。悠然此君子,不容至其间。”南宋名臣郑刚中则喜欢以竹下独酌来消暑。在赤热的大暑天里,在阴凉的竹阴下大碗喝酒,酒醉倒头便睡,梦里找到清凉世界。唐诗人王维在《苦热》中讲了苦热景象之后,竟然异想天开地“思出宇宙外,默然在寥廓。”他热得要到了宇宙中去“凉快凉快”。也许,诗人们确实是热怕了,以致宋代范成大竟然写出“但得暑光如寇退,不辞老境似潮来”。这就是说,为了苦热快点过去,甚至连加速衰老都在所不惜。

大暑的意味深长,类似中庸之道。古籍中说“大者,乃炎热之极也”。热到极致,天将渐渐转凉,然而如曹植所写:“积素冰于幽馆,气冻结而为霜。奏白云于琴瑟,朔风感而增凉。”这真是浪漫大暑诗意,炎夏之时,心存雪冰霜,才有望梅止渴之效!从小暑到大暑,暑热正是慢慢递增的,直至极点,又渐渐地走向了一种从容与缓和,待暑热隐去,立秋也就在不远处了。这种状态,近乎哲学,物极必反,否极泰来,而在此时节的我们只需要以一种平常心态从容地迎接,从容地面相对,且行且珍惜!我认为:大暑也是生命不言败的岁月馨香,人生的风景不在于你在某个领域多么成功与荣耀,而是可以真真切切地感知生命带给你的一份淡定与自信!大暑,祝福我的友人清凉一夏,不被酷暑干扰,享拥这一季的骄阳美丽,我七律抒怀:

大暑炎炎日骄阳,热浪滚滚田园倾。

树林蝉鸣传四方,池边蛙鸣响五更。

云渡天行黄鹂唱,雨骤风来白鹭惊。

戏水湖中清心爽,吟诗纳凉轻风生。



寻梅花不遇

井开运

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,寻一点空闲,独自漫步在矿内的小径上,遥望那湛蓝的天空辽阔而深远,微风徐徐从身旁吹过,阳光暖暖地洒满了大地,也洒满了这偏远而又僻静的矿山。我徜徉在花草间,感受这春日的美好,心情十分愜意。

抬眼望去,不远处高高的井架耸立在风中岿然不动,唯有上端的天轮像是被风吹似的飞速转着。

我悠然地迈着脚下的步子,任由思绪信马由缰。忽然间,觉得自己像个迷路的孩子,怎么也找不见高高围墙的大门在哪儿,犹如井架上的天轮,纵使飞转得再快也逃不出钢铁支架的大手一样。我疑惑,难道把自己走丢了?

只见路边的绿化带里是满目的冬青树,清新而靓丽,如水洗过一般,在春天的怀抱里竞相迸发着生命的力量。每一片叶

子都绿得那么深沉而又厚重,像一块块翠绿的宝石,在阳光下散发着一一种独特的光泽,令人陶醉。

不远处,成片的红叶石楠,似火烧云般绚丽多彩。一片片火红的叶子像是被画师用笔涂上了色彩,连在一起,有的成团有的成片,犹如燃烧的火焰,释放着无尽的热情与活力,让人不由自主地沉醉其中,无法自拔。在这个百花争艳的春天,红叶石楠以其独特的红成为这个季节最亮眼的风景。它的红却又不同于普通的红,它红得深沉,红得热烈而奔放。

咦!这不是往年赏梅的梅树吗?怎么都是清新而嫩绿的树叶呢?那些红的白的黄的花儿都哪去了?正疑惑间,忽然想起不久前的那场大雪,那是皖北大地多年来罕见的大雪啊!只可惜,那段时日,我忙于工作,每天日出之前入地百米,日落许久方

复出地面,又怎能赏到这一年一度的梅花呢?更何况,梅开逢雪落的绝美时期又是那么的短暂啊!清晰记得,那天晚上,妻子在电话那端遥问我可拍梅花、雪景了没?妻子是知道我有业余写作和摄影爱好的。我跟妻子说,诗与远方是建立在工作之上的,不好好工作,何来诗与远方?当生活与工作并行时,我们首选工作,因为有工作才有好生活。

正是“一寸光阴一寸金,寸金难买寸光阴”。虽然想起此事,心中稍感惋惜,不能放下。“春在梅雪已远去,红黄粉白心犹记。只怨自身不做主,无须惆怅唯追忆。”于是,不曾作诗的我学着写了这两句,以了对却去梅花的眷恋,是聊以自慰,亦作纪念。

无可奈何花落去,似曾相识燕归来。期待明年的早春,能第一时间能欣赏到那暗香浮动的梅花。